

让历史告诉未来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让历史告诉未来

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责任编辑 郑 琴
封面设计 吴晓兰

让历史告诉未来
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 830001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乌鲁木齐福利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75 印张 210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ISBN7-5371-3280-1/1·1285 定价:15.00 元

序

吴敦夫

反映乌鲁木齐 20 年巨大成就的报告文学集《让历史告诉未来》即将出版之际,编者让我写几句话,我很高兴做这件事。

20 年是历史的一瞬,但这 20 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却是极不平凡的 20 年,这是长我们志气的 20 年。20 年来,以振兴中华为主旋律的这首改革开放的辉煌交响乐,正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它拉开了序幕。作为划时代的历史丰碑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,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刻骨铭心的。

回首我们这座城市 20 年前的模样,再看看今天她的容貌,每个过来人都会感慨万千。乌鲁木齐的巨变会告诉未来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党之大幸、民之大幸、国之大幸。

过去的 20 年已经成为历史,未来我们还有新的目标,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期,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。我们会时刻牢记:真理无穷尽,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亦永无止境。未来有机遇也有挑战,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,紧紧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,脚踏实地,更加努力地工作,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好。

1998 年 12 月 18 日

目 录

序	吴敦夫 (1)
绿色的复兴	赵北明 (1)
紫燕报信 银线送春	郭绍珍 (14)
为了一个明亮的窗口	高炯浩 (23)
广厦万千正锦绣	张 红 (33)
送火者说	陈 漠 (43)
天鹅,在蓝天丝路上飞翔	王柳 曾捷 (54)
“乌龙”变奏曲	左增杰 (70)
架设跨向 21 世纪的金桥	亢平 何忠 (78)
创造现代神话	亢 平 (82)
万紫千红总是春	郭绍珍 (91)
小巷深处有人家	谢刚振 (102)
让天山明珠更加璀璨	李光明 (111)
天山火炬	林 立 (121)
新疆第一养蟹人	杨子 妩妤 (130)

迎接新世纪的交响曲	鸿 宇(139)
历史性的跨越	郭绍珍(146)
西北新星	林 立(160)
金色的风采	鸿 椿(169)
民主绽鲜花 法制结硕果	繁 星(175)
心之曲	曹震 熊伟(193)
一树春风满苑花	何树林(203)
解读博格达	谢刚振 张玉芳(219)
园丁的世界	赵 勤(238)
常青树	年书功(251)
涌动的春潮	高 方(260)
后 记	(268)

绿色的复兴

赵北明

相对于漫长的隆冬和短暂的春季来说，夏秋之交的九月初是乌鲁木齐的黄金时节，外埠的游客、商贾乃至政要们，从境内外纷至沓来。

此刻，一架新疆民航的“图—154”客机正驾临乌市上空，许多乘客伏在舷窗旁，鸟瞰这座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——只见东、南倚雄奇的天山，而西北开阔处，无垠的准噶尔沙漠、戈壁近在咫尺。拥城而起的林带、农田鳞次栉比，与市区内的条条绿色走廊、块块园林绿地，交织成一张硕大的生命之网，呵护着在这里繁衍生息的 150 万各族儿女。

驶出机场的车流，穿行在林荫掩映中的大道。操着不同语言的乘客们，指点着街市、林立的高楼和点缀其间的花木，总议论着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：绿色与环境。

从京城赶来参加’98“乌洽会”的 T 先生，显然是首次踏上这片土地。轿车所经之处纵穿全城——机场路、号称“十里绿屏”的北京路、友好路上花团锦簇的“乌洽会”场馆、荣膺绿化“样板”的光明路……具有京郊风光的延安路。一路上，几十万盆鲜花摆出的各种造型和“乌鲁木齐欢迎您”等字样，给人们熏风扑面的陶醉感。

T 先生听着东道主老 W 如数家珍般的沿途介绍，了无倦意，含笑不语。当车停在林木环抱中的迎宾馆别墅楼前，T 先生发问的第一句话却不无诙谐：“依我看，乌鲁木齐这个名字，意思是不是

‘乌黑的路面整齐的树木’？”老 W 笑着，手指向周空画了半个圆：“这里一百年前还是大片草原和森林呢！乌鲁木齐是蒙古语：优美的牧场。”

其实，对“乌鲁木齐”的释义，还有匈奴语“好地方”、维吾尔语“团结”以及古塞语“上游地区”等等。这些从史学、语言学、地名学上颇有考量的说法也很少有人提及。人们对“优美的牧场”的认同，实际上成为一种约定俗成。而这种认同，恰恰反映了日益重视生存环境的现代人，对这座“草原城市”的绿色向往和追寻。

为此，乌鲁木齐人付出了不懈的艰苦努力。20 年来，特别是近些年来，城市绿化事业，正改变着边城的面貌，也改变着市民的生活方式或精神状态。

—

乌鲁木齐作为一个大型城市，经历了太快的成熟。如果说从本世纪初才几万人的“重镇”发育到 70 年代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，城市容量是平面曲线的扩张；而自 80 年代以后，乌市的人口和建设则呈几何、立体式增长。这个百万级人口的大都会，加之每年高达 500 万人次的客流量，逼仄着人类和植物们的生存空间，迫使这个城市的管理者，在绿色和灰色之间一次次作出抉择。

改革开放之初的乌市，百废待兴，沉痾欲除。全市的绿化覆盖率已降至 9.6%，人均公共绿地仅有 3.1 平方米，在全国各省会中位居后列，与国内同等城市绿化平均值比较已是相差甚远，更遑论国际标准。即使富有想象力的诗人，面对如此乏绿的城郭，也难以生发出“草原城市”的联想了。

1982 年，中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号召，如春风化雨，栉沐着四野八荒、大街小巷，也滋润着乌鲁木齐人渴望新绿的心田。

1983年，市人民政府首次主持制定了《乌鲁木齐城市绿化规划》。其中，“近期目标”为人均公共绿地5平方米，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21%；“远期目标”为8平方米和30%——这也正与国家标准吻合。

代表全疆各族人民意志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全体委员们，齐刷刷地举起了手，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第一个专为首府制定的法案：《乌鲁木齐城市绿化管理暂行条例》。

绿色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绿化的行动。每年的“植树节”，全市人民走出庭院，走出社区，奔向渴望绿色的地方。走在前面的是自治区、市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，工农商学兵的队伍亦如春潮涌动。市绿化委员会精心组织着这几十万绿化大军，发挥大兵团作战的优势，打响了一个个气壮山河的“战役”。

乌鲁木齐三面环山，大多为不毛之岭，搞不好荒山绿化，就形不成大气候，全市的生态环境亦难以大面积改善。因此，自1984年起，他们下达了“向荒山进军”的号令。从此，每当春秋之际，北起八道湾，南至乌拉泊，东自虹桥山，西到黑山头，十几座荒山秃岭上，山麓沟壑间，红旗招展，歌声宣扬，劳动大军挥镐舞锹，还大地以绿妆。以共青团员为主体的“青年突击队”，总以其青春的活力与绿树相映生辉……

在雅玛里克山，一位耄耋长者引起周围人们的注目。只见他稳稳扶直一株小松树，再用锹徐徐培土，然后提壶浇灌幼苗，那躬身专注的神情，好像是与另一个生命娓娓对话。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慰他歇歇时，他挺直了身板，擦试着额顶的汗珠说：“每年栽5棵，一棵也不能少哟。”哦，他就是自治区党委的老书记王恩茂同志。

人们不熟知的，还有一位更年长者高级工程师杜为惠，就在这被称为“妖魔山”之一隅，已建立了一个造林试验站，专事研究干旱山地无灌溉造林。采用他发明的“深沟长壕栽培法”，该站竟种植

成活白榆、沙枣和灌木等 400 余亩。满目青山夕照时，这位老育林人正感吟着古人云：“北海星踪，扶摇可接，东隅已逝，桑榆未晚。”

两位世纪老人欣慰地看见，一对对恋人在春风中栽培着“连理枝”，一对对夫妇在秋雨里种植下“同心树”。不同民族的小学生齐携手，栽下一片“团结林”，子弟兵和老百姓一起抚育着满坡的“共建林”……

在鲤鱼山，一位与医学院师生共同植树的美籍教师 S·T，也坚持栽下 3 株“友谊树”。他环顾远山近岭，用惊叹的语调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浩大的人工植树场面。你们的市长一定和我一样，是个生态主义者。”

1988 年，为了加快改善首府的生态环境，配合新疆对外开放的大格局，时任自治区主席的铁木尔·达瓦买提亲自倡导，要求建设“十万亩环城林绿化工程”。市委、市政府极为重视，很快进入战略实施。他们本着全面规划，因地制宜，先近后远，先易后难的原则，将乌拉泊工程造林、郊区农田林网化和荒山绿化建设纳入了 10 万亩绿化工程体系中，并使其同市内道路绿化及后来的河滩路“绿色长廊”有机结合起来，组成了纵横有致的一道道绿色屏障，发挥出日益显著的生态效应。

各区（县）党委、政府在具体实施中，担当起了义不容辞的职责。治理当地“四山一河”起步较早的水磨沟区，为了改变昔日荒山、污水、乱坟的旧貌，把碱泉沟向水磨沟的污水源截流，净化后引上了荒凉的清泉山、温泉山、虹桥山、水塔山。水磨沟人和来自区、市的数以万计的义务植树者，年年相聚在山间。20 年来，他们共植树 67 万株，绿化达标 357 公顷。如今，这里又呈现出山泉流水共鸣，古树新枝齐翠的旖旎风光。与纪晓岚当年游历的乌鲁木齐八景之一“香妃出浴”相媲，乘坐现代索道登高一览，始知闻名遐迩的水磨沟风景区更是名不虚传。

承担着乌市东南部花儿沟绿化基地管理的天山区政府，克服

地质、土壤条件限制,近两年打响了绿化工程的攻坚战。他们挟驻军指战员之神威,动员数万名群众与武警总队、红军师等 19 只部队的 2 万官兵共同奋战在春秋季节,完成绿化整地 800 亩,种植 33 个品种、4 万余株树。谱写了军民共建绿色长城的新篇章。东山区、新市区等六区也都在各自的区域向一个个荒山发起总攻,取得了外围绿化的重大成果。

市绿化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,1982 年至 1997 年间,全市共有 870 多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劳动,在城乡植树累计达 3 千多万株,增加绿地 21.78 万亩。“10 万亩环城绿化工程”已告全面完成。乡、村累计造林 14.42 万亩,有 3 个乡、4 个团场已基本实现农田林网化。

哦,800 余万之众,近 20 年的鏖战,堪与“三大战役”并提之英雄气概,何其壮哉!所不同的惟有,这是人民城郭的“保卫战”——乌鲁木齐军民用汗水和真情,呵护着自己的家园,复兴着生命的原色,实践着一个山青水碧的“草原城市”的梦想。

二

城市生态学告诉我们,在市区绿化这个系统工程中,公园是其“点”,道路绿化是“线”,庭院绿化则是“面”。三者必须统筹运作,综合治理。

“九·九”重阳日,且让我们随老乌鲁木齐人,登临边城的象征——红山这个制高“点”。据老人们讲,千百年里,这座因巨石嶙峋、山体似火烧一般而得名之“红山”,因其形象峥嵘而被幻化为面目狰狞的怪物,并留下诸多神奇的传说。一说:红山是从天池里飞出来的一条赤色巨龙的化身;其二曰:红山嘴似出天山松林而窜入城中的一只斑斓猛虎,故又名“虎头山”。

而勤劳勇敢的当代乌鲁木齐人,才是“降龙伏虎”的英雄。经

过几十年的栽培和“驯化”，红山已出落成满头青丝，披翠挂绿，楚楚动人的佳丽。虎头山下曲径回廊，小桥流水，游人如织。一泊人工湖像梳妆镜，倒映着红山秀美身姿。不久，还将有一道大型瀑布从山上飞泻而下……

多年来，园林职工对红山公园进行了大规模扩建，改造。与红山嘴隔路相望的一块风水宝地，地处繁华的西北路闹市区，已被建成古香古色、移步即景的“揽秀园”，在此乘坐电动缆车就可凌空直上红山顶。红山脚下，新近开辟的“百花园”，群芳竞艳，改造绿地33亩，铺设草坪2.2万平方米，通过透窗式护栏围墙与园外河滩路的绿色长廊浑然一体。

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城南的水上乐园总是汇成了欢乐的海洋。水库大堤已成花带，周边山丘上披上了绿装。阖家游园的劳动群众，站在850余米的仿古长城上，望其内外，既是一派塞北风光，又似来到南国水乡。那劈波斩浪的“快艇”、“龙舟”，那惊险刺激的“三环原子滑车”、“摩天轮”，连同那夜晚五彩缤纷的“艺术恐龙灯会”，“威风锣鼓晚会”等，使这里成为西北五省区首屈一指的大型游乐园。而人们已难想象，这儿十多年前曾是个南郊垃圾场。

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儿童公园里童声稚语，嘻戏欢闹的情景打动着每个母亲的心。而这个园龄与她的小客人一样年幼的公园，针对较差的基础设施，因地制宜开辟园林景点，设置园林小品，增添游园趣味。他们“一切为了孩子”，近两年筹建了“宝宝乐园”、“小小动物园”、“卡通园”，而园林化的绿色又是这一切的主基调。在园领导的带领下，他们夜以继日地种植、改造草坪，花灌木、常青树等近百亩，还承担了附近医学院路等几十亩园外绿化工程。现在每年游园者达30多万人次，已成了儿童们的“天堂”。

“十一”国庆节，我们来到边城最年长的公园——人民公园。在小小的西湖畔，荟萃着阅微草堂、翠馆鸣禽、鉴湖映月等边城名景，修葺一新的古建筑和参天古杨，还焕发着勃勃生机。湖中引种

成功的“新疆野生睡莲”，似在碧波中婆娑起舞的胡旋女。公园职工在近5年中，进行了4期绿化改造工程，新增树木56种、草坪44亩、绿篱5千株。温室内外，四季鲜花盛开。他们推倒沿西大桥、河滩路的围墙，扩建的绿地也向行人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看着公园内外熙攘的人流，我想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作者纪昀若今朝有知，又将兴笔题写：“到处歌楼到处花，塞垣此地擅繁华”了。

每一个人民的节日，在每个公园、社区绿地林荫道上都汇聚着各族市民的祥和欢乐。此时徜徉在绿色环境中的人们，享受着自己的辛勤创造，也检阅园林职工的劳作成果。熏熏绿风陶冶着人们的性情，给人以求美求新的生活基调。

包括园林在内的公共地区绿化、美化水平，体现着现代城市建设的时尚风貌，也标志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。基于这个深刻的认识，市政府及绿化、园林部门坚持把公共地区作为全市绿化的重点来抓。尤其是近五年来，他们加快步伐，先后在市区建成并开放了揽秀园、葡萄园、新城公园及南站、广场等游园，使全市公园达到12个，还建起了18座大型街心花园、花坛。

园林职工结合治理市容市貌和交通建设，改造了光明路、北京路、扬子江路、新华路、阿勒泰路、黑龙江路等几十条重点道路的行道树，绿色隔离带。他们根据不同地段、建筑群体栽种了不同的植物，使这些路段的绿化错落有致，基本上做到了乔、灌木与草、花卉相结合，常青树和落叶树搭配，加之街心花坛，盆花造型等形成了具有边城特色的绿化风格。

在新规化的路桥、街区建设中，他们眼界愈加开阔，气势不凡，更为突出了一个大写的“绿”字。未来的市政府所在地南湖路，号称“十里绿街”，联结“吐乌大”的23公里长的河滩路，更是冠之以“千亩绿色长廊”。这条长廊由南向北横穿乌鲁木齐中心市区，沿线仅立交桥就有11座。它将是乌市最大的开放式游园，同时也是改善市区大气环境的“制氧工厂”。1997年，“绿色长廊”首期工程

——珠江路立交桥至克拉玛依东路立交桥段 201 亩绿化带,采用节水喷灌等新技术,当年绿化即见成效。二三期工程又相继拉开绿色帷幕。荒芜几十年的老河滩,正在变成一道爽朗、亮丽的绿色风景线。

在乌市这个首府城市,单位庭院绿化用地所占比重甚大,因此成为提高全市绿化覆盖率的一个关键。颇具语言智慧的乌鲁木齐人,提出了“外围治山”、“市区治院”、“人人爱绿、见缝插绿”等倡议。各级政府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结合“两个文明”建设,开展了庭院绿化达标活动。此举使全市庭院绿化累计增加绿地 4.56 万亩,有 163 个单位被授予“花园式”桂冠,有 479 个单位达到绿化合格标准。

“春有花、夏有阴、秋有果、冬有青”的庭院绿化,使城里人久违了的大自然气息透过钢窗,沁人心脾。花香鸟语,也不再是寻常百姓家的昔日梦境。在南湖安居工程的中心绿地“居春园”,绿叶疏影,爽气怡人,宜游宜憩,成为自然山水或民居小区的一个杰作。这里,早读的学生在楼下花丛前朗朗有声,晨练的老人在果林里轻舒筋骨,写字台上的盆景给伏案者以灵感,茵茵草坪中的亭阁传来“票友”的晚唱……

鲜花、绿叶,在乌鲁木齐日渐成为一种全民族的语言,一种都市人的时尚,一种新兴产业。英模会上,人们向见义勇为者献上花环;教师节里,一手向老师行队礼的学生,一手捧着春兰;烛光中的妈妈,含泪接过儿女们敬奉的一束康乃馨;喜结良缘的情人,笑脸映红了新房里的九十九朵玫瑰……近几年来,园林育花人为各族市民提供各种室内花卉达 50 多万盆。珍贵的名花异草不仅从南方花市航运而来,有的还漂洋过海。遍布街市、社区的“鲜花专卖店”,已成为边城的新景观。

市民的绿色意识与乌鲁木齐的绿化面积同增共长。园林局的同志告诉笔者,到目前为止,全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23.3%,人均

公共绿地超过 5.5 平方米,实际上已超额完成了规划中预定的初期目标。有人亦庄亦谐地谓之曰:这正是“爱屋及乌”,爱绿植绿;种花得花,种树得树。

三

市场,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,似乎无处不在。市场经济给边城建设、市民生活和观念带来深刻的变化。以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主旨的绿化事业,也从管理模式的改革,园林产业及旅游收益等方面呈现出市场机制的强势与嬗变。

风靡各行业的承包责任制,在园林单位内部生根、开花后,被推广到全市造林绿化事业中。从市政府到街道办事处,逐级签订了《造林绿化责任书》,形成了相应的配套制度和保障体系,全社会办绿化也蔚然成风,许多单位克服经费不足绿化用水电受额度限制等困难,积极绿化、美化其工作和生活环境。他们还在政策上将各区的义务植树基地导向产业化发展之路,有的以旅游观光为特色,有的俨如林果基地,使之以副养林,以林养林,增强自身的造绿功能,实现良性循环。

有道是:“为了爱情,巴格达不嫌远。”而今追逐绿色边城“恋人”,每逢节假日里,纷纷走进公园绿地、奔赴天山山麓的草原和松林。红雁池边,白杨沟里,菊花台上市民云集,就是乘飞机、火车到内地名胜“几日游”者也不乏其人。所为何来?游客之意只为绿,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市园林产业近 5 年的收入,即由 800 多万元已突破 5000 多万元,猛增 6 倍之多。

绿色是资源,也是财富。但若囿于直观的经济效益,却未免失之狭隘。她亦如晨风、暮雨,潜移默化,濡染着城市的方方面面,也无声地医治着“现代都市综合症”。边城研究环境医学的 C 教授论述道:“绿化具有美化环境,净化空气,减弱噪音,防止污染等效

应,并为市民提供娱乐和休养场所,还能促进人们的健康和智力发育。据我测验,乌市的绿地比尚未绿化的街道,每平方米空气中的含菌量少 85% 以上,被称为“空气维生素”的负氧离子却高出几倍……”

C 教授还给笔者讲述了一段发人深省的往事:80 年代初,边城曾一度出现“人才外流潮”,“一疆春水向东流”、“孔雀东南飞”的惊呼声骤起。而谁能想到这大潮之中,有多少推波助澜的“绿色因子”呢?一天,有位支边来疆已 20 余载的某报名记者前来诊治,经查,支气管哮喘、口腔溃疡,常咯血,且引发神经官能症。人方中年,便自疑为“癌”,几乎动笔不得矣。开药数方,沉疾如故。又一日,患者忽面含春风而至。原来该君衔命到沿海特区采访方归。当地的满眼葱茏,清风爽气,意对他产生神奇疗效,文思亦如涌泉,妙笔复来。故而,此君决计告别乌市,并称即使单位领导百般强留,也要辞职(当时无“下海”之说)“保命”而去矣。不久,(教授收到他的南方来鸿,并附近照,背面题词曰:“记者指看南粤,更加郁郁葱葱”。此事亦成为 C 教授更加关注边城绿化、投入环境医学课题的一个动因。

逐水草而居,本是人类先民的遗风,而在这个比较盛行的开放时代,人们更学会了用两眼观世界。两年前,新疆国际商会代表团赴澳大利亚考察,在招商、洽谈之余,也饱览了异国城乡如诗如画的绿色情调。始料未及的是代表团却在澳洲遇到许多热忱相随的“乌鲁木齐人”——20 年间大部分移居此地的俄罗斯兄弟。这些从小就爱在森林中跳“踢踏舞”的外来一族,似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但他们关心故乡之情依然是那么恳切:“乌鲁木齐现在树多了吗?天蓝了吗?生活好多了吧?”当代表团成员一一给予肯定的答复时,他们纷纷表示,要回去“探家”,并动员侨胞们投资于故乡。

在海内外投资者的天平上,绿色是软件,也是硬件,是投资环

境中举足轻重的砝码。经过长期努力,乌鲁木齐市被列入中国首批“40 佳投资环境城市”。而绝非巧合的是,在边城应运而生的“乌洽会”已梅开七度,一年比一年办得好,吸引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兄弟省市成千上万的客商、投资者。明眼人会发现,“乌洽会”增速最快的是对外引资及内联合作成果,而不约而同的侧重点正是农村、水土开发及环保等“绿色项目”。

“没有梧桐树,引不来金凤凰”。“乌洽会”期间,最令外商注目的绝不是满城飘彩的各式广告。以“市花”——玫瑰为代表的数十万盆鲜花清香四溢,并非奢华;悠然南山一游,已成为接待中外宾客的“保留节目”;葡萄园果实累累的藤架下,则是“院外公关”的好去处。国内最大的台商食品投资项目——新疆统一食品有限公司,在“乌洽会”签约后,干脆就落户在园林之侧。

周边国家的阿拉木图、比什凯克、白沙瓦等已与乌鲁木齐结为“友好城市”。在互访中,乌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决策者,对国外的城市绿化及环境科学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们感悟到一个新的挑战:乌鲁木齐人是否有勇气,以国际标准为观照,再一次校高自己的绿色坐标系?

1998 年,新一届乌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,面对人大代表,也对边城内外侧耳旁听的万千植物和生灵们,做出了一个赢得喝采的回应:“要突出抓好以城市绿化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建设,使乌鲁木齐绿起来、美起来、洋起来”,力争到 2002 年,“把我市建成规模适宜,功能完善,环境优美的‘园林城市’”!

“我市虽经多年努力,局部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,但绿地布局不均,结构也不合理,造林绿化,从整体上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,任重而道远哪。”说这番话的,正是新任副市长,在市绿委、园林局领导岗位任职 6 年的郭依坤同志。他用“绿地、蓝天、洁净、流畅”,作为自己分管的城建管理工作的终极目标。他提出:“新的绿化规划必须坚持高起点、高标准、高档次。不仅要重视城